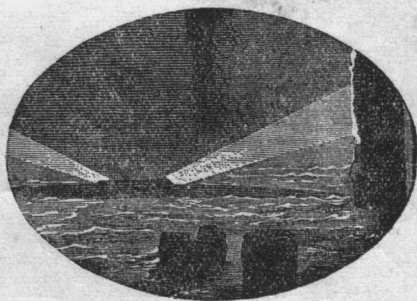


神 秘 島

第三部 島 的 秘 密

儒勒·凡尔納著 联星译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目 次

第一章	5
失踪还是遇救——請艾尔通来——重要的討論——不是邓肯号——可疑的船——預先戒备——船駛近了——一声炮响——双桅船在荒島附近拋錨——黑夜来临	
第二章	17
討論——預見——艾尔通的建議——建議被採納了——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在安全島上——諾福克島的罪犯——艾尔通的英勇嘗試——探敌归来——六对五十	
第三章	29
下霧——工程师的准备——三个障地——艾尔通和潘克洛夫——第一只小船——另外兩只小船——在小島上——六个罪犯登陆——双桅船起錨——飞快号上的炮——絕境——意外的突变	
第四章	42
居民們在海灘上——艾尔通和潘克洛夫在沉船中工作——早飯时的談話——潘克洛夫的論点——細看双桅船身——原封未动的火藥庫——新的財富——沉船的	

結局——鉄筒的碎片

第五章 55

工程師的談話——潘克洛夫的偉大假設——高空的炮台——四門大炮——殘存的罪犯——艾爾通的猶豫——賽勒斯·史密斯的慷慨心情——潘克洛夫的遺憾

第六章 65

計劃探險——艾爾通在畜欄——到氣球港去——潘克洛夫在乘風破浪號上發表意見——打電報到畜欄去——艾爾通沒有回音——第二天出發——電報為什麼不靈——一聲槍响

第七章 76

通訊記者和潘克洛夫在畜欄里——赫伯特受傷——水手的絕望——通訊記者和工程師的商議——醫療的方法——還有希望——怎樣警告納布——忠實可靠的使者——納布的回答

第八章 87

畜欄附近的罪犯——臨時的措施——繼續醫治赫伯特——潘克洛夫的第一次歡欣——漫談過去的事情——將來會怎麼樣——賽勒斯·史密斯對這個問題的看法

第九章 93

沒有納布的消息——潘克洛夫和通訊記者的建議沒有被採納——吉丁·史佩萊的幾次偵察——一塊破布——信件——急忙動身——到達眺望崗

第十章 105

把赫伯特送回“花崗石宮”——納布敘述全部經過——

史密斯察看高地——破坏与毁灭——赫伯特的病情使
移民們束手无策——柳树皮——致命的高烧——托普
又叫了

第十一章116

猜不出的謎——赫伯特复原了——島上有待探索的部
分——准备出发——第一天——夜——第二天——
卡利松——一对食火雞——森林里的脚印——到达爬
虫角

第十二章126

探索盤蛇半島——在瀑布河口露宿——吉丁·史佩萊
和潘克洛夫进行偵察——偵察归来——全体向前——
敞开的門——有灯的窗戶——在月光下

第十三章136

艾尔通的叙述——老部下的阴谋——匪徒們霸占畜欄
——林肯島上的正义复仇者——乘风破浪号——在富
蘭克林山周圍搜索——上部的山谷——地下的火山
——潘克洛夫的意見——在火山口底——回家

第十四章150

三年过去了——新船——大家的決議——小队的繁荣
——造船所——南半球的严寒——洗衣——富蘭克林
山

第十五章161

火山复活——美好的季节——繼續工作——10月15日
的晚上——电报——一个問題——回电——到畜欄去
——通知——附加的电綫——玄武岩的海濱——在漲

潮的时候——在落潮的时候——山洞——夺目的光辉

第十六章178

尼摩船長——他的第一句話——隱士的历史——他的
冒險——他的心情——他的同伴——海底的生計——
孤独——鸚鵡螺号中在林肯島上的最后一个人——島
上的神秘圣人

第十七章190

尼摩船長的臨終——垂死人的心願——送給一日之交
的紀念品——尼摩船長的棺材——給居民們的贈言
——最后的一刹那——海底

第十八章200

居民們的回忆——恢复建設工作——1869年1月1日
——火山頂上的烟霧——火山爆发的第一次朕兆——
艾尔通和賽勒斯·史密斯在畜欄——探索达卡洞——
尼摩船長向工程师吐露了什么

第十九章216

賽勒斯·史密斯說明他的探測——积极进行造船工作
——最后一次前往畜欄——水火之战——荒島上殘存
的一切——決定讓新船下水——3月8日的夜間

第二十章230

孤立在太平洋里的岩石——林肯島居民的最后避難所
——束手待斃——意外的援助——怎么会来的和怎么
来的——最后的恩惠——陆上的海島——达卡王子——
尼摩船長的墓地

第 一 章

失踪还是遇救——請艾尔通来——重要的討論——不是
邓肯号——可疑的船——預先戒备——船駛近了——
声炮响——双桅船在荒島附近拋錨——黑夜来临

这群遇难的人从气球上掉到林肯島上来已經有兩年半了，在这期間，他們和外界始終沒有联系。有一次，通訊記者曾經把他們所在的地点写在一封信里，讓一只鳥把信帶到大陸上去，但这仅仅是个机会，不能对它抱很大的希望。艾尔通是唯一参加到小队里来的人，当时的情况已經叙述过了。在10月17日那天，在这荒凉的海島上，忽然出乎意料地望見了另外一些人。

这是鉄一般的事实！那边有一只船！它是路过这里，还是要来靠岸呢？究竟是什么情况，几个鐘头以后，居民們就可以知道了。

賽勒斯·史密斯和赫伯特立刻把吉丁·史佩萊、潘克洛夫和納布喊到“花崗石宮”的餐厅里来，告訴他們发生了什么事。潘克洛夫拿起望遠鏡，很快地在水平綫上扫視了一下，然后停

在他們所指的一點上，也就是照相底片上模糊不清的那一點。

“謝天謝地！真是一隻船！”他喊道，但是他並沒有帶着十分滿意的口氣。

“它是向這兒開嗎？”吉丁·史佩萊問道。

“現在還很難說，”潘克洛夫回答說，“因為只有桅杆露在水平綫上，船身還一點看不見呢。”

“該怎麼辦呢？”少年問道。

“等着吧，”史密斯回答說。

居民們沉默了很久，這是他們來到林肯島以後遇到的最重要的一次事件。他們沉浸在這件事情所引起的一切思想、感情、恐懼和希望里。當然，居民們所處的環境和一般流落在荒蕪小島上的難民還不一樣，那些人經常要為艱苦的生存和殘酷的自然進行鬥爭，並時常會由於思鄉而感到苦悶。可是在這裡，特別是潘克洛夫和納布，他們感到既愉快，又富裕；因此，假如有一天真的要離開這個荒島，他們甚至會感到遺憾的。居民們依靠他們的智慧，把這片土地開發了。他們已經習慣了這裡的新生活。但是這隻船無論如何是從大陸、甚至可能是從他們的家鄉帶來消息的。它將要給他們帶來同伴；因此，在看見船的時候，他們內心的激動是可以想象的！

潘克洛夫靠在窗口，不時拿起望遠鏡。從這時候起，他一直注視着那隻船。它的位置在東面二十哩的海面上。由於距離相當遠，移民們還沒有辦法發信號。信號旗是沒法看見的，槍聲也不可能聽見，甚至點起烽火來，船上也不會看到。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：這個高聳着富蘭克林山的海島

绝对逃不了船上守望者的視線。可是这只船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純粹是偶然来到这里的嗎？太平洋的这个区域在地图上除了达抱島以外，並沒有其他的陆地，而达抱島本身又不在从玻里尼西亞群島、新西蘭和美国海岸启航的船只經常路过的航綫以內。这个問題人人都在考虑，赫伯特突然作了回答。

“这会不会是邓肯号呢？”他大声說。

前面已經說过，邓肯号是格里那凡爵士的游船，它曾經把艾尔通遺棄在小島上，日后还要来把他接回去。达抱島离林肯島并不太远，經綫距离只有一百五十哩，緯綫距离只有七十五哩，在林肯島上还可以望見向那个島駛去的船只。

“我們一定要告訴艾尔通，”吉丁·史佩萊說，“立刻把他喊來。只有他能告訴我們这只船是不是邓肯号。”

大家都表示同意，于是通訊記者就跑到联系畜欄和“花崗石宮”的电报机旁，发了一个电报：“速來。”

几分鐘后，鈴响了。

艾尔通的回电是：“即來。”

于是居民們繼續守望着船只。

“假如是邓肯号，”赫伯特說，“艾尔通是能毫不困難地認出來的，因为他在那只船上呆过一个时期。”

“假如艾尔通認出了它，”潘克洛夫接着說，“他一定会非常激动的！”

“是的，”賽勒斯·史密斯說：“但愿这真是格里那凡爵士的游船，艾尔通現在已經够得上回邓肯号去了。不过我担心可能是別的船。这一帶海面是歹人出沒的地方，我总怕海盜会

到我們的島上來。”

“我們可以防禦，”赫伯特叫道。

“那當然，孩子，”工程師含笑說，“要是能不防禦，那不是更好嗎？”

“這樣推論是沒有必要的，”史佩萊說。“航海的人不知道有林肯島，連最新的地圖上也沒有把它標出來。不過，賽勒斯，一只船無意之中發現了新的陸地，它只會去察看而不會錯過的；你說是不是？”

“當然，”潘克洛夫答道。

“我也這麼想，”工程師補充道。“甚至可以這樣說：訪問和察看還沒被人發現的陸地或島嶼，這是船長的責任。而林肯島正是一個這樣的海島。”

“那麼，”潘克洛夫說，“假如這只船來了，並且就在我們的島兒錨鏈的地方下了錨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”

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一時沒有得到回答。賽勒斯·史密斯考慮了一會兒，然後和往常一樣，用鎮靜的口氣答道：

“怎麼辦？朋友們，應該這麼辦：我們要與船上取得聯繫，我們代表美國占有這個島，然後乘這只船離開這裡，將來再同意跟我們來的人回到島上，明確地占領它，把太平洋上的這個有用的基地貢獻給美利堅合眾國。”

“哈哈！”潘克洛夫喊道，“我們送給國家的這份禮物可不小啊！開拓的手續差不多已經完了；島上的每一部分都命名了，這裡有天然港口、貯水場、道路、電報設備、船塢和一些製造場。只差把林肯島標志在地圖上了。”

“但是，假如有人乘我們不在的時候來奪取它呢？”吉丁·史佩萊說。

“該死！”水手喊道。“我寧可一個人留下來守着它，你們把這個任務交給我潘克洛夫吧，他們決不能象扒手那樣把荒島從我手里搶走的！”

一個鐘頭過去了，然而還不能確定這隻船是不是向林肯島開來。它近了一些，但是究竟是向着什麼方向航行的呢？這一點潘克洛夫不能斷定。不過，這時候正刮着東北風，那隻船多半是向右方搶風行駛。並且現在向林肯島開來又恰巧是順風；海面上風平浪靜，雖然地圖上沒有淺灘的標志，它早可以放心大胆地開過來。

艾爾通在將近四點鐘的時候——在邀請他的一小時之後——來到了“花崗石宮”。他走進餐室，說：

“各位先生，有什麼吩咐嗎？”

賽勒斯·史密斯照例向他伸出手來，然後把他領到窗口。

“艾爾通，”他說，“我們請你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我們發現了一隻船。”

起初艾爾通的臉色略微一變，他的眼睛暫時暗淡下來，然後他從窗口探出身去，看了一下水平綫，但是什麼也沒有瞧見。

“用望遠鏡仔細看一下！”史佩萊說，“艾爾通，也許是鄧肯號到這裡來接你回去了。”

“鄧肯號！”艾爾通喃喃地說，接着，又不由自主地說道：“這麼快就來了嗎？”說完以後，他用兩手捧着頭。

在荒島上獨居了十二年，難道他還認為不足以彌補自己的罪惡嗎？這個悔過自新的人，不論他自己看來也好，或是別人看來也好，難道還不覺得他已經得到寬恕了嗎？

“不，”他說，“不是！決不是鄧肯號。”

“你瞧，艾爾通，”工程師說，“我們一定要預先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。”

艾爾通拿起望遠鏡，朝着大家所指的方向看去。他默默地對着水平綫一動也不動地看了幾分鐘，然後說：

“的確是一隻船，但我想不是鄧肯號。”

“為什麼你認為不是鄧肯號呢？”吉丁·史佩萊問道。

“因為鄧肯號是一隻游船，而這一隻船上和周圍却連一點煙也看不見。”

“也許它是張着帆在行駛，”潘克洛夫說。“它現在的方向好像是順風，離陸地這麼遠，它也許打算節省一些煤。”

“也許你說得對，潘克洛夫先生，”艾爾通答道，“這一隻船滅了火。我們只好等它走近一些。那時候就可以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了。”

說完以後，艾爾通就在房間的一個角落里坐了下來，不再說話了。移民們又談起了這一隻陌生的船，但是艾爾通沒有參加談話。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動，覺得工作不下去了。吉丁·史佩萊和潘克洛夫特別顯得神經過敏，他們不停地走來走去，一會兒也坐不住。赫伯特卻感到好奇。只有納布和平時一樣的安靜。難道他的主人所在的地方不是他的祖國嗎？至於工程師，他正陷入沉思，他的心裏與其說是盼望這一隻船來，還不如

說是害怕它來。這時候，船離荒島近一些了。他們從望遠鏡里可以確定：這是一隻雙桅船，而不是太平洋海盜常用的那種帆船。所以，現在不妨肯定：工程師的顧慮是不必要的，這隻船在海島附近出現並不會帶來什麼危險。潘克洛夫仔細看了一會以後，肯定這是一隻雙桅船，它張着中桅帆和上桅帆，正沿着右舷，斜對着海岸駛來。艾爾通也肯定了這一點。不過，那時刮的是西南風，要是雙桅船繼續向着這個方向駛來，它很快就要被爪角擋住的。那時候要守望它就必須爬到氣球港附近華盛頓灣的高崗上去。糟糕的是，這時候已經是傍晚五點鐘，在蒼茫的暮色里，很快就要什麼也看不見了。

“天黑了我們怎麼辦呢？”吉丁·史佩萊問道。“要不要到海邊去燃起一堆火來，表示我們在這兒呢？”

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，雖然工程師還多少保留着他的預感，但最後還是同意了。在夜間這隻船也許會一去不復返的；它走了以後，還會有別的船再到林肯島附近來嗎？誰能預見移民們的前途呢？

“是的，”通訊記者說，“不管它是什麼船，我們都應該讓它知道這個島上有人居住。要是錯過這個送上門來的機會，也許要一輩子遺憾的。”

於是大家決定由納布和潘克洛夫到氣球港去。在天黑的時候，燃起一堆火來，這樣火光一定會引起船上注意的。

但是，納布和水手正準備離開“花崗石宮”，那隻船忽然改變了方向，直對聯合灣駛去了。它駕駛得很熟練，很快就接近了海岸。於是，納布和潘克洛夫暫時不走了。大家把望遠鏡

交給艾爾通，讓他肯定這只船究竟是不是鄧肯號。蘇格蘭游船鄧肯號也是一只雙桅船。現在那只船離岸只有十哩了。需要看清楚的是：它的兩根桅杆之間有沒有煙囪。

水平綫上還很清晰。察看起來非常容易。艾爾通很快放下望遠鏡說：

“不是鄧肯號！不可能是它！”

潘克洛夫接過望遠鏡，對着來船。它的載重可以看出在三四百噸之間，船身非常狹窄，檣帆齊整，結構精巧好看，這一定是一只航海的快船。但是究竟是哪一國的船呢，這還很難說。

“不過，”水手接着說，“船頂上飄着一面旗，只是我還看不清它的顏色。”

“半小時以後就可以確定了，”通訊記者說。“並且，那只船的船長顯然是想上岸，因此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，我們就可以和他見面了。”

“這個倒沒有什麼關係！”潘克洛夫說。“最好能知道我們要與什麼樣的人打交道，要是我能認出船旗就好了。”

水手說話的時候，始終沒有離開望遠鏡。天黑了，風也隨着停了下來，船上的旗幟垂成一卷，更不容易看清了。

“這不是美國旗，”潘克洛夫喃喃地說，“也不是英國旗，如果是英、美的旗幟，紅顏色是很容易看出來的。也不是法國旗或德國旗，也不是俄國的白旗，也不是西班牙的黃旗。好象是一面單色旗。讓我想一想，在這一帶海面上，我們經常遇見的是哪種旗？智利旗嗎？那是三色的。巴西旗嗎？那是綠的。

日本旗嗎？那是黃色和黑色的，而這……”

這時候，微風又把這面陌生的船旗吹開了。艾爾通拿起水手放下的望遠鏡來一看，他瘖啞地喊道：

“是一面黑旗！”

的確，一面陰沉沉的旗子在桅杆上飄揚着，現在他們不禁對來船感到可疑了！

那麼，工程師的預感是不是對了呢？這是一隻海盜船嗎？它是不是在太平洋上出沒，要和橫行一時的馬來船爭霸呢？它到林肯島沿岸來干什么？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無名的荒島，準備把它當作窩藏贓物的倉庫嗎？它是打算在沿岸找一個過冬的港口嗎？難道居民們的這片淨土註定了要成為不名譽的藏身所，成為太平洋海盜的巢穴嗎？

他們不由地產生這些念頭。此外，船旗的顏色當然是值得注意的。這是海盜的旗號！假如當初那批罪犯的罪惡陰謀得逞了的話，鄧肯號也會挂上這種旗號的。大家立刻開始議論起來。

“朋友們，”賽勒斯·史密斯說，“也許這只船只是想在沿岸巡視一下。也許船上的人根本不會上岸，這也是可能的。但是，不管怎樣，我們都必須儘可能隱蔽起來。眺望崗上的風磨太顯眼了。艾爾通和納布快去把風翼落下來。‘花崗石宮’的窗戶也必須用樹枝密密地遮住。把火全弄滅了，一點也不要暴露出島上有人的樣子來。”

“我們的船呢？”赫伯特說。

“噢，”潘克洛夫答道，“藏在氣球港了，我不信那些流氓能



“是一面黑旗！”艾尔通叫起来。

够找到它!”

工程师的命令都立刻执行了。納布和艾尔通爬上高地，作了必要的戒备，把一切住人的迹象都掩蔽起来。当他们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，其他的人到啄木鳥林的边缘去拾了许多树枝和爬藤回来。从远处看起来，它们好象天然的枝叶似的，“花崗石宮”的窗子就这样伪装起来了。同时，枪枝彈药也准备好了，以防突如其来的袭击。

等到一切都准备好以后，史密斯說：

“朋友们，”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，“假如这些歹人想要侵占林肯島，我们一定要保卫它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賽勒斯，”通訊記者答道，“必要的时候，我們可以牺牲性命来保卫它！”

工程师向伙伴们伸出手来，大家都热烈地紧握着他的手。

只有艾尔通一个人还蹲在角落里，沒有和大家在一起。这个过去的罪犯也許觉得自己还没有資格这样做！

賽勒斯·史密斯猜透了艾尔通的心思，就走到他身旁去。

“你，艾尔通，”他問道，“你打算怎样做呢？”

“尽我的責任，”艾尔通答道。

于是他站在窗边，从濃密的枝叶間向外看去。

那时正是七点半鐘。太阳已經在二十分鐘前消失在“花崗石宮”的后面了。因此东方的水平綫逐渐朦朧起来。这时候，双桅船繼續向联合灣駛去。它駛过爪角以后，就順着上漲的潮流往北而去，因此，現在它正对着眺望崗的高地，离这里只不过兩哩。双桅船这时候可算已經进入了寬广的海湾，假

如在爪角和顎骨角之間画一条直綫，那么这根綫正通过船的右舷后部。

这只船是不是打算深入海湾呢？这是第一个問題。一旦入港以后，会不会在那里抛錨呢？这是第二个問題。最后，它会不会仅仅巡視一下，不讓船員們上岸就走呢？这些，在未来的一个鐘头之內，他們都会知道的。但目前只能等待着。

賽勒斯·史密斯看了这只挂着黑旗的可疑的船以后，感到很不安心。他和他的伙伴們到現在为止工作得非常順利，这只船会不会給他們的工作帶來威胁呢？这只船的船員們不可能是別的，只可能是海盜；他們是不是曾經到这里来过，因此在駛近荒島的时候，挂上他們的旗号呢？島上过去发生过一些不能理解的怪事，这能不能說明他們曾經侵占过这个地方呢？有某些地方居民們还没有去探测过，那里是不是有海盜的同伙准备和船上的海盜联系呢？

史密斯暗暗地考虑着这些問題，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；他只覺得双桅船来了以后，將要对他們的安全帶來严重的威胁。

不管怎么样，他和他的伙伴还是决定要战斗到底。目前迫切需要知道：海盜的人数多不多，他們的武器是不是要比移民們装备得优越。但是怎么能得到这个情报呢？

黑夜来临了。新月已經消失。黑黯籠罩着荒島和海洋。水平綫上盖着黑压压的阴云，光綫一絲也透不过来。风也隨着暮色而消失了。听不見树叶沙沙作响，岸边也沒有潺潺的水声。船上的灯火完全熄灭了，因此一点也看不見它。即使它还在荒島的周圍，也找不到它的行踪了。